

赵家璧先生的心愿

王锡荣

一律按照图书分类法，分门别类上架存放，便于检索、提供。不管是谁的书。以前很多名人藏书散失出来，收入北京图书馆后，都是打散收藏的（笔者本人就曾经在北京图书馆见到过周作人的藏书），还在首都图书馆见到过许寿裳的藏书。赵老的这个要求，却把任老给难住了。北京图书馆还从没有这样的事，无法打破惯例，为他专门辟设专库收藏。但赵老在这个问题上却不肯让步。因为这是他一生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心血。

于是这事就搁置了下来。赵老心有不甘，又联系了上海图书馆。他考虑，北京图书馆是国家馆，或许规定比较严，上海图书馆大概会宽松一点，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况且他本人就在上海，以后去看看也方便。于是就联络上海图书馆。上图当然也万分愿意。事实上，上图与赵老关系密切，馆内员工常来赵家拜访。该馆领导一听说赵老要捐赠，也是大喜，但对这个要求，还是皱起了眉头。

连续的碰壁，使赵老十分无奈，他觉得，看来这批书是难逃被打散的命运了。但是，这个倔强的老人仍然无法下定决心捐出去。

1997年3月，赵老带着这个心结，走完了他90年的人生历程。

但就在这时候，一个真正的契机，却出现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开始改扩建，计划在新馆内，开辟一个集收藏、展示和研究于一体的专区，取鲁迅《朝花夕拾》的涵义，取名“朝华文库”，专门收藏鲁迅的友人、弟子的文化遗存。每人一库，单独存放，安全可靠，美观典雅，还能供观众参观，起到宣传作用。入藏的条件有三条：一是与鲁迅有直接接触，二是本人在文化上有一定的历史贡献，三是有一定数量捐赠品。赵家璧正是全面符合这些条件典型人选。赵家璧先生与鲁迅有很深的渊源，他从大学走入社会，就直接来到了鲁迅身边，得到鲁迅的大力扶助和奖掖，由此快速成长，没几年就满全了。他的成功，不能不说是与鲁迅密切相关的。所以，他养成了一个情结：就是自觉不自觉地，总是选择住在鲁迅家的附近。1950年代起，赵家璧复出，担任全国出版家协会副主席。不少友人敦促他写回忆录，却因藏书尽失，几乎难以下笔。他于是到处寻访，开始重建自己的藏书库，不惜重金搜购与当年所藏相同的旧书刊，有一次甚至还在上海旧书店买到了自己原来的藏书，使他大为感慨。经过不懈的努力，他居然七拼八凑，买齐了整套48种的《良友文学丛书》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到1990年代中期，他重建的藏书库里，已经陆续存了六千多册珍贵版本和刊物，他视若珍宝。

但是，随着年事已高，凝结了自己一生心血的这批藏书，将来何处是归宿呢？深思熟虑之下，赵家璧先生把目光投向了现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当时的馆长任继愈，著名哲学家，是他的老朋友。赵家璧先生思考再三，找到任继愈先生，表示要把自己的全部藏书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任老馆长一听，自然喜出望外。可是，赵家璧先生虽然是“裸捐”，不要一分钱回报，但却有一个条件：要求把这批书刊整体收藏，就是要放在一起，不可打散。这可使任老为难了。作为公共图书馆，馆里的规矩是：所有收进来的书，

1999年9月25日，鲁迅诞辰118周年纪念日，鲁迅纪念馆新馆落成，“赵家璧专库”成为“朝华文库”第一库，收藏了赵家璧先生的这批珍贵书刊，供人参观和研究，也了却了赵家璧先生生前未了的心愿。

书房中的圣哲罗姆
(油画)
安东内洛·达·梅西纳[意大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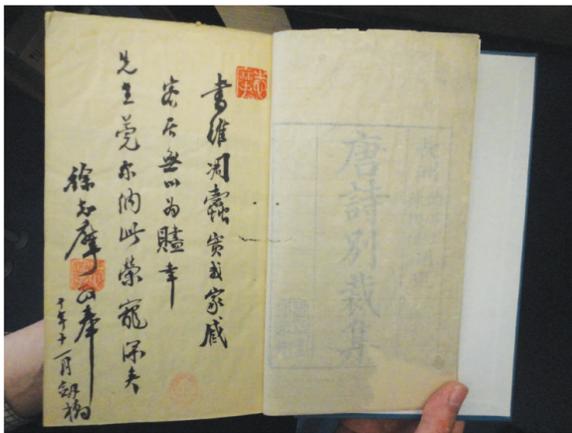
四位汉学教授和徐志摩的赠书

——剑桥大学中文部主任艾超世先生访问散记

刘群

“你跟我一样，也喜欢书里夹片树叶”，耳畔响起这句话的时候，就想起操一口标准富有磁性的普通话的讲者，想起三年前那个夏天在剑桥的一次拜访。地点：剑桥大学图书馆二楼西端中文部主任办公室，一间约有三十平方米的多正房间，推门而入，一侧依墙书柜顶天立地，另一侧临图书馆内庭，有充足的光线照进；讲者呢，自然是中文部主任艾超世先生(Charles Aylmer, Head of Chinese Depart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他在房间彼端一张满是书籍报刊的电脑桌前，周身亦各类文档资料堆叠。时间是2015年7月24日，确切地说，是那日上午10:40-12:58，访学期间随身的红色硬皮笔记本记录了这个时间，但缘何精确到了分？已记不清。许是谈话太过瘾，不精确不足以表示心情？

事前并没做很多案头工作，但甫一见面，听到艾先生脱口而出自然流利的中文，顿时倍感亲切，不禁问起先生如何得来这等造诣，如何与中文和中国文化结缘。先生率言相告，1970年代就读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 建于1347年，剑桥第三古老的学院)，修的是Oriental Studies(东方学)，“就是你现在访学的亚洲中东研究系(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前身啊。”遗憾的是入校后始知学院前身为研究中东的教授，专治中国研究者几无，而以深研中国科学技术史知名的李约瑟教授其时正任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院长——艾先生说，那才是自己应该去的学院。忆起大学时代，艾先生说：我在学院的宿舍，对面就是学院教堂，不过，从来没见过！呵，我禁不住说，那间教堂可是有名的建筑师Sir Christopher Wren(克里斯多佛·莱恩爵士)在剑桥的第一件作品，



剑桥大学图书馆徐志摩赠《唐诗别裁集》

很多人到剑桥必拜呢！

1977年，艾先生得到机会赴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在北京，他读过毛选，喜欢骑自行车穿行大街小巷，去琉璃厂淘旧书，红宝书毛主席像，至今家里还留着。先生说，可惜现在的北京车多了，空气不复从前，琉璃厂的旧书呢，一贵，二则赝品多，从前的单车时光只好付诸记忆。他也喜欢民国电影，《小城之春》《马路天使》等等，还收藏了不少DVD。不知怎么到了饮食，我说艾先生喜欢油条豆浆吧，他笑了答，对啊，你怎么知道？我顺势问，剑桥中餐也不少啊，您爱去哪家？噢，市中心最火的那家川味中餐，“天天”，我喜欢。另一家粤式餐馆，有名气，不喜欢。

不留神，话题还是归结到谈书，也谈到我访学的主要工作——查访有关邵洵美在剑桥时期的活动资料。我感慨，剑桥书店多，很享受在剑桥淘书，市中心市场的旧书摊，Heffers, G.David, Oxfam, Amnesty等等，常

得惊喜。邵洵美当年在剑桥时也常光顾，还曾专门写过其中一家，老板名“老大大”。不知现在还有没有，我完全不抱希望地随口一说。不料艾先生一听，立马语出：那就是现在的G. David呀，国王学院对面小巷子里，我也常去那儿淘书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就是剑桥，上百年的老旧，在这儿有如街坊老邻，代代相守相承。

我接着提及，邵洵美在剑桥时住在A.C.Moule家里，慕尔既是他的房东也是他的老师，二人亦师亦友，交谊甚厚。先生对此很感兴趣，在收到我的预约来访邮件后，还事先专门在网上阅读了有关文章。聊起慕尔是剑桥的第三任汉学教授，先生打开了话匣子，如数家珍历前任汉学教授：首任是威妥玛爵士(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他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余年，担任过十年英国驻北京公使，退休于1888年至剑桥任职，直至1895年去世。剑桥大学首批大量的中文书籍即源于威氏所赠，其中不少善本与孤本古籍，如清初抄本《明实录》、清抄本《养正图解》、明刊孤本《异域图志》以及非常稀见的太平天国出版物等。

作为第二任汉学教授的翟理斯(H.A.Giles, 1845-1935)，自1897至1932年，任职达35年之久。艾先生称，翟理斯翻译过包括《道德经》《庄子》在内的很多中国典籍，《道德经》他的译本要好于另一位汉学家译本，因为他本人也信奉道教。他也编选过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日本有个汉学家小畑熏良(Shigeyoshi Obata, 1888-1971)，出版过英译李白诗集，翟理斯曾专门撰文批评其译文缺失原诗的节奏与韵律，英文水平也不够翻译中国诗歌，仅仅四十句诗行就有25处错误。而日本与中国交往历史悠久，日本汉学应该有高的成就。我回应说，闻一多1926年也曾撰文《英译的李太白》评价过小畑翻译李白的选材、方法和风格等问题，对其自由体意译李白的格律诗多有批评。艾先生听到，即表示希望阅读此文。他还介绍，翟理斯反对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有自己的儒、道、佛教。

话到此间，我不经意问了一个回想起来非常low的问题：英文著述中拼写中文人名，跟汉语拼音很不同，比如“胡适”，不是“Hu Shi”，而是“Hu Shih”，这是怎么回事呢？——真问对了人！艾先生说，这就是威、翟二人创立的一套拼音方案啊，西方人广泛采用多年的，叫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法(Wade-Giles Romanization)。原来如此！事后从相关资料方知，这是西方人创制记录汉语普通话的最成功的罗马字母拼音系统。

听得出，艾先生对翟理斯的熟悉超出一般。这当儿，先生才坦言：我编过翟理斯的回忆录啊！他接着就从我电脑中找出电子版——The Memoirs of H.A.Giles(发表于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东亚历史》，1997年夏冬合卷)。而一看到“H.A.Giles”，我忽然想起已在剑桥图书馆查到的邵洵美1925年参加的剑桥大学文学士入学考试初试(the Previous Examination or little-Go)通过名单，那名单上方列有考官名字，其中一位就是H.A.Giles。名单上显示，邵洵美考试的科目是英文和中文。将此告曰先生，先生说，这个中文考题一定是翟理斯出的，而且中文



梦中常回沙罐街

席颖瑜

和我家隔了五户人家。我从小是在他们身边长大的。外公读过私塾，能识字断句，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我们街上的户口簿都是他写的。他1949年前在当地的卷烟厂做账房先生，1949年以后，公私合营，他就成了烟厂的会计。他喜欢读书，他的这个习惯也传到了我的妈妈、舅舅和小姨，他们还一直到老，都还喜欢读小说。外公还喜欢教他儿孙子女读书写字，他对孙子要求很严格，每天都要他们练毛笔字，要写几十个“永”字。我是外孙女，他允许我写着玩。现在想来有些遗憾，从小在他身边没好好练字。

外公温和而明理，很少看到他责骂过谁。还记得，小时候我的平衡感不好，老摔跤。外公又心疼又好笑地摇摇头说：“傻孩子，像莲花白(菜)一样，上重下轻，以后走路要小心哟。”

还记得，小时候，我很倔强、很执拗，犯了错，老爸爸妈妈让我跪下认错，我死活不从。我常常因为“犟”而挨打，他们几乎每次都要打几根篾片，但我就是不认错。每次外公在旁边看

着，心疼，又不能挺身保护我，因为他知道我妈妈的脾气，他越帮，我妈打得越凶，他只会摇摇头，怜惜地说：“笨崽，不要这么犟，认个错就不挨打了嘛。”

还记得，我初中毕业时，老妈想让我考中专，我不太愿意。这时候，外公对我妈妈说，她想上高中就让她上吧，她高中的学费我出。结果外公不但给我出了高中的学费，还买了一块精工牌手表，作为我考上高中的礼物。

我不负他所望，考上了大学。只可惜，1986年我上大学之前，他中风瘫痪在床，1990年我大学毕业时，他离开了人间。

做豆瓣酱、腌咸菜，蒸醪糟、点豆腐……即便那时生活很困难，她还是把我喂得胖胖的，把我的口味也养得很刁。

小学四年级时，学校要建运动场，要每个学生交几筐煤渣，为建运动场做贡献。外婆心疼我，结果她拐着她的小脚，哼哧哼哧帮我背了几箩筐的煤渣到学校交差。

外公瘫痪在床的那四年，主要是外婆在照顾他。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每天要煮饭、洗衣，还要为外公端屎接尿。一天，她摸黑出去倒便盆时，摔断了腿，从此再没有康复。

1990年外公去世，1991年沙罐街拆迁，外婆跟着舅舅一家住进了筒子楼，住在五楼，楼层高，楼下活动空间也小，慢慢地，她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1993年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认得我了。那年夏天，她也走了。

大学毕业，我留在外地工作，我的外公外婆离开人世时，我都没能在他们身边，为他们送终。现在，只有春节回老家时，才在他们坟头倒上一杯酒，点上一支烟……

我在沙罐街出生，在沙罐街长大，我们一家的亲戚老表也都住在这条街上。这条街消失已经近三十年了，当年这条街上的老人很多走了，年轻人也老了。我自十八岁离开它，常年在外漂泊，很少回去，但这么多年来，我感觉它一直在那里，没有人可以从我的记忆中把它“拆除”，我一直在梦中访问它、牵挂它。

五十岁生日时，有朋友问我，如果让我画一幅留存世界的油画，我将呈现人生的哪个场景？
我想留下哪个场景呢？我问自己。
也许，我只想画一幅我儿时的“沙罐街”。

沙罐街是川中遂宁老城的一条小街，上世纪九十年代旧城改造时，这条街被拆得干干净净，但是，过去二十多年，它常常在我的睡梦中出现。

儿时的沙罐街，一早一晚比较清静，石板路、青瓦房、梧桐树，是这条街的主要背景。但是，上午八点以后，这条街就成了菜市场，热闹非凡。这条街的上段是卖鸡鸭鱼肉的中段是卖蔬菜的，城郊的农民挑着自家种的蔬菜在街道两边摆摊设点，把一条小街堵得水泄不通。下段是卖猪肉的，猪肉贩子们租用街坊的凳子与门板，我们的门板就被我父母出租，有好几年，那两扇深褐色的门板永远都是油腻腻的，上面还有一道道切肉刀划过的痕迹。晚上，门板被重新装回去。在我的梦中，这两扇门永远拴不牢，有一缕缕光透进房间，让人不能安睡。

那时的人家，没有一家有自己的卫生间，街头街尾各有一个公共厕所，每天早晨，人们都会排长队。
我的外公、外婆也住在这条街上，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